

韋齋集



常齋集卷之五

新安朱松喬年

絕句

太康道中二首

得春榆柳遍平郊
猶見葺鴟影未交
動地風來一披拂
青黃淺淺抹林梢

一色春勻萬樹紅
坐愁吹作雪漫空
誰知榆莢楊花意
只擬春殘卷地風

燈夕時在泗上五首

燈花作意照歸人
短棹扁舟寂寞濱
帝力如春蘇萬

物遙知太一不威神

雲窻月檻仰乘輿俯看香車出繡襦九陌人人歌帝
力不須微服過康衢

鸞駕翩翩馭晚風積蘇宮闕夜濛濛明朝遺覓鐵如
意應在涼州酒肆中

我欲安心未有方至人遺跡已茫茫自非窄堵波中
老誰直先生一辦香

我觀世界只兒嬉一戲相從更莫辯綺語未忘餘習
在明朝與和紫姑詩

松江三首

塵緣挽我去漁磯回首滄洲此願違偶寄一舟江上
去只無箬笠與蓑衣

表裏江湖眼界新解誇竒觀屬詩人要須一醕三江
水淨洗多生舌本塵

晴江渺渺跨江干春漲平湖萬頃寒欲挽銀潢供硯
滴坐如震澤在毫端

翠碧

長橋畫柱照清淪俯見游鯈不可緡山影半溪叢篠
密誰知翠碧解藏身

賦王伯温家醪醪

翩翩風馭駕花神更遣醅醖殿晚春壓架穠香千尺
雪喚回中酒惜花人

王彥行送櫻桃

香英狼籍了無餘償我殘春一斛珠猶帶微酸餉佳
客為嫌啼鳥啄紅膚

芍藥二首

紅顏素臉出春殘裊又傳又態自完聞道揚州冠天
下何年跨鶴往吟看

舞困春風睡思深東君更與纏腰金頰簷醉尉花應
笑那有當年幕客心

事見續筆談

月巖去上饒十里山有側穴腹背皆洞如月
鑿透巉巖不記春山腰千古掛冰輪誰知擘破三峯
手聊出嬋娟戲路人

蟬

陰陰葉底午蟬嘶滿腹春風寄一枝下有行人正愁
絕不知幽咽自緣飢

寄湛師

一月分身入萬池道人何處不相隨卧聽絕壑傳風
籟歷歷新詩世不知

答汪明道見示畫雪梅詩

詩人未見雪梅畫只識前村橫水枝百巧摹香摹不出此詩風味畧相宜

夾路天寧謁僧不遇

支公去不鎖禪扉熟境應留夢裏歸我却寄眠公榻上此心渾似片雲飛

野步

悲歌厭聽久無襦倦客翻嫌出有車杖策岸中山下路百錢聊欲飲樵夫

報恩寺

道人足跡掃塵寰坐看筇枝上蘚斑
得捧龍千尺

就却教行水遶空山

鈔山僧齋假山

擘開華嶽三峯秀，疊就層峯數石寒。
等是世間兒戲事，道人莫作兩般看。

石門寺四首

橘刺藤梢冒客衣，直緣微祿得奔馳。
懸知投老歸田味，只似登山困睡時。

行穿蒼麓瞰平岡，踏破青鞋到上方。
城市紛紛足機穽，却從山路得康莊。
林棲相喚出幽谷，我亦欲起天未明。
枕中泱泱響山

溜一似荒城長短更

真功那復歎蒸沙靜笑飢腸日夜譁老褐不須供茗
粥朝餐吾已辦丹霞

竹齋

誰云山僧貧而有千椽玉幽眠豈無處愛此晴窓綠
將宿松溪羅漢舟小不果渡廼宿資壽二首

霜餘野水尚能深隔見僧簷出短林一蓐欲航心未
穩故穿危徑取墻陰
敗絮如蓑不可連書燈相對聳吟肩明朝定有茅簷
日借我烏犍曝背眠

將還政和

歸去來兮歲欲窮此身天地一賓鴻
明朝等是天涯客
家在大江東復東

以研墨送盧師子

明窻子石灑松腴萬卷盧郎正要渠
何似黃梅碓下客
夜翻半偈倩人書

燈夕在試院用去年韻

隔墻歌吹聒悲涼信馬狂心墮渺茫
報答風光吾老矣
小窻讀易靜焚香

春晚二首

梅子生仁柳絮催春風塵跡只蒼苔繁華一夢年年
事長是初鷺為喚回

客路歸來芳節闌杖藜隨處小盤桓危紅數點藏深
綠須作春風爛熳看

南谿道中

千峯踏遍一筇隨草軟沙平步却宜細徑忽攀飛鳥
外故知腰脚未應衰

送周時用自別業還永嘉

陌上花殘客未歸故鄉自合去遲遲紅香洲渚收歸
槳却勝池塘草綠時

午憇龍山上方壘中車馬絕只信幽人來
稅鞅雲扉屨響廊困眠拾得小窻涼逢人莫說夢
好厭見客塵吹上方

觀張上達家惠崇蘆鴈圖二首

先生衰眼失孤鴻久着甕天塵霧中誰卷秋空開四
壁丹青三昧道人崇
道人一錫攀飛鳥頗悉南來北去情畫出江南遵渚
態尚餘風味叫群聲

示謝彥翔

滿川秀色野陰踈知有儒仙隔水廬借我玉函河上

語只看尺許定何如

後身梅福與誰論正有幽人夙契敦更欲上書陳世
事却來微服守吳門

示金確然

牢落天涯身百憂故人千里肯相投知君強記當年
事莫說家山恐淚流

遊妙峯庵二首

朝暖南岡一杖藜忽投深壑得禪栖共言伐翳通樵
徑後日重來路恐迷
手開茅棘養疎慵不着塵中車馬蹤只許幽人來別

嶺卧聽石磴響枯筇

招謝居安

暗中摸索故難忘客舍相逢話最長更有異書分我
讀只無名酒與君觴

梅花

霜谿咽絕照冰姿誰見無人弄影時香逐曉風穿暗
戶夢隨落月掛寒枝

社日遊南臺

作社無人喚拾遺不妨步屨趁兒嬉一壺春色千峯
頂回首他年憶此時

雨二絕句

撼撼初鳴竹，涓涓稍滴簷。忽然幽夢斷，更覺曉寒添。

又

纖纖花入麥，漫漫雨黃梅。泥徑無人度，風簾為燕開。

招卓民表來白雲寺

剝啄渾無去客嗔，丁寧招喚只懷人。南風殿角涼如水，來洗眼前朱墨塵。

宿石龍寺二絕句

風傳萬籟有喧寂，月入千波無淺深。應信此身非我有，惓惓誰伴夜蟲吟。

觸處為家底。是歸浮生南北未忘機。道人身似南枝
鵲更盡秋宵一再飛。

惠勻送粟既歸其直作兩偈

山僧分粟配蒿藜。百億須彌一鉢携。但得十方羅漢
飽不辭身作老金雞。

惠休老去謾論詩。圓澤西游未有期。但解留連元亮
酒不須料理玉川飢。

寄人

西山相對卧寒齋。耿耿思君不滿懷。比似持雲來寄
我何如君自作雲來。

書護國上方

久知喧寂兩空華
分別應緣一念邪
為問脫靴吟芍藥
何如煮茗對梅花

元聲許茶絕句督之

鳳山一震卷春回
想見香芽幾焙開
未辦倩君持券買
故應須我着詩催

謝人寄茶

寄我新詩錦繡端
解包更得鳳山團
分無心賞陪顛陸
只有家風似嬾殘

與勻道人蔬飯作兩絕句

道人一計了平生肯笑寒儒不糝羹若識先生晚食
肉萬錢何處着羶腥

牛羊觸藩笋成竹鵝鶩成群飽倒藤一飯羅摩未為
孽要知我是在家僧

勻道人之玉山戲作兩小詩送之

小雨歛塵芒屨輕玉峯一點笠邊明向來目盡鳥飛
處一錫今隨隻影行
道眼無塵萬景隨滄江秋色入新詩歸時人問江南
好只道君行到自知

宿鷺湖寺和同行勻道人

人間狡兔開三窟天上夜叉守九關欲伴衲僧林下
住會須石似此心頑

題廓見亭

危欄縹緲跨鴻濛城郭溪山一覽空何處更容君着
眼大千渾在六窻中

梅花

春歸幽谷轉微和已覺粘枝玉蕊多天女淨香焚月
下相逢依約到無何

書釗家園壁

梅花夢向笛中殘子着深枝一一酸腸斷來遲雙燕

子暗香消歇粉泥乾
心空無地着塵沙對鏡何曾一念差戲取大千歸丈
室未妨衣襟亂天花

南浦五小詩迎勞二弟

鱗生雨後東西倦雪落竹間南北枝將毋方勤弟行
役春風應滿錦囊詩

苟祿勞生不為身強顏來此筭征人莫將朝市輕分
別等是低回一闕塵

堂前春日媚玳盤穉子相群舞袖斑斗酒壽親逢一
笑不知身在市門間

青山北界大江東了了鄉關在眼中歸得一屢吾願
足此生初不問窮通

健碧倚天無數峯眼前渾似故人逢問來識面知何
處應在頤齋詩卷中

和幾叟秋日南浦十絕句簡子莊寄幾叟

心親千里不辭遙咫尺衡門接市橋萬卷舌端真歷
歷一丘胸次更囂

平生學道着功深世事縈人負此心賴有關西門下
士洛川流派得重尋

屹屹龜山障末流藩壻一望渺無由曾中萬里平生

事肯踴尋常只麼休

西翁相對語更闌想見風生席石間詩就南枝三轉
鵲樽前秋月半啣山

殘書勸展水沉燒那有堂前學子嘲卧讀蕭陳秋夕
句不知烟暝鳥爭巢

凜凜臞仙千載人當年許卜一枝隣天高鬼惡堂堂
去誰識渠儂不壞身

不見陳公歲又除七峯深處食無魚終煩指似龜山
路會使人疑得異書

一筇楚尾見春風遙想詩成顧盼中心逐孤雲天外

去恍疑身在大江東

沙界豪端久自知筆鋒一戲更何疑江南春色花千里幻入幽人半幅詩

風雨交交耿夜燈天涯兄弟對牀聽莫嫌詩作江南語一夢家山眼亦青

答子莊見和

老去溫柔失舊鄉北牕一枕午風長夢回未覺羲皇下句好全勝殿閣涼

答國鎮見迂之什

平津欄檻倚高秋一掬寒波醉眼流莫話風流雲散

事九河翻淚若為收

淵明把菊對清秋
醉裏詩豪萬象流
畫出多情愁絕處
七峯明滅斷雲收

次韻答夢得送荆公墨刻

相馬評書世未知
要從風骨識權奇
半山妙墨翻風雨
尚有典刑今復誰

與許簿同遊南山二首

步携婉婉上巉巖
北望雲山紫翠攬
了了大江東岸路
欲攀風馭脫羈銜

秋空如水莫留塵
脚底千峯翠浪奔
未暇與君遊八

表且當索酒賦鷓鴣

遊報國院用壁間韻示同遊二首

招提一葉弄新晴却信朝簷鵲有靈猶有幽花堪繫
纜為言輕手惜飄零

老僧弥勒久同龕應笑遊人世味甘小數何曾工九
九深禪聊欲問三三

谿橋納涼晚歸小景

誰共谿邊沆瀣杯驚魚不睡棹歌來風生蘋末無多
子更待冰輪作伴回

水精念珠頌

百八么珠水玉寒客囊無復一錢看只應袖裏靈山
無數如來轉指端

卧疾初起示逢年兼簡綽中德粲五首

觀身已作水溶溶投瓦云何覺病攻造物小兒真一
戲未妨居士却談空

病餘都作鶴聯拳誰識臞儒是列仙如我角羸將底

用藜羹相對却超然

三君皆卧疾
數日羸甚

清風白雨灑炎荒林下聽時恰對牀一洗微痾何足

道請觀何處不清涼

蚤歲功名不自量近從顏禹識行藏萬錢本是憂時

餌除却簞瓢莫謾嘗

一溪風月浩無邊病起吟觴恣未便欲作二豪知未
辨恐君愛我沐猴禪

以月團為十二郎生日之壽戲為數小詩

鳳山團餅月腫朦老桂橫枝出舊叢小友他年春入
手始知蟾窟本來空

夢覺牀頭無復酒語終甌底但餘麩已堪北海呼為
友猶恐西真喚作兒

駸駸驚子筆生風開卷猶須一尺窮年長那知蟲鼠
等眼明已見角犀豐

生朝樂事記當年湯餅何須半臂錢
吾筭自知樽有酒汝翁莫歎坐無氊

帝齋集卷之五

...

...

...

...

...

...

...

...

...

...

常齋集卷之六

新安朱松喬年

絕句

宿靈感院二首

現身猶有宰官緣且作吳門忍辱仙
欲以詩書為佛事利生一念幾生前

淨掃雲房借客眠折鐺煮粥勸加飡
道人更有超然處柿落霜林擘鳥殘

遊南峯贈長老

欲問春歸只意行亂紅吹盡綠冥冥
道人那管芳菲

過沙劫成灰睡未醒

小偈呈元聲求博山鑪

鑪峯落日紫烟孤江上扁舟失夢餘
乞我博山修淨供要知觸處是匡廬

徐彥猷寄示詩數章皆隱約世外語詩律深
妙豈勝歎仰輒次韻和呈彥猷素富學未壯
而棄場屋故詩中極道江湖放浪之樂以動
蕩其心志而卒反之以古人出處之義當有
隱君子弄舟烟雨之外倚其聲而歌之亦可
以一笑也

幽人世路無轍迹抱此耿耿將安歸
機心一寸焦穀稿丹頰不為千鍾肥

頗憐胸次抱經緯半縷不上山龍衣
誰知烟雨暗青笠得意雲水春霏微

詩逼長江世已稀滄州未覺此心違
平生却笑陶彭澤今昔紛紛強是非

江湖魏闕已一視孰與叢笠無危機
遙知避世客相對落日一談能解圍

談笑百篇無俗韻榮枯半世掩衡扉
古人祿隱或金馬那用故山甘蕨薇

送求道人永福謁同參二首

枯木巖頭鴻鴈行十年離別話偏長
歸時裏裏日溪橋應作雪峯蒼
蔔香

拄藤峯頂一長嘯贈子西行風
半帆想見月生潮上處新詩歷歷
在千巖

絕句

一笑相從欠我曹日疲浮禮只徒勞
紛紛閱世真難記莫是先生眼太高

懷劉園作

一與劉園別春風到海隅
墻陰草爭綠留得屐痕無

和求道人

海角西風撼客牀，熟衣已試九秋涼。
同根兄弟久南，北他日燈前話更長。

聞大年歸

衲子詩工骨轉寒，折鐺全勝斗升慳。
恐君愛我長沙舞，且復閑中袖手看。

風波舉世正同舟，聊戲乘桴從我由。
閑戶有時非得已，馮河無補却堪羞。

徐侯寄示古風為別作三絕句往資一笑

胷中戈甲一敵國，筆下篇章萬戶侯。
龍門隱吏絕人處，百事隨緣莫莫休。

求田莫問湖海士得志付與閭閻兒黃花滿把一尊
酒欲話此意非君誰

久憶瓊糜薦一盃玉延猶費著詩催筠籃不送今年
供應待毗耶遣化來

某與徐侯有卜居村落之約每誦杜子美白
沙翠竹江村路相送柴門月色新之句必相
勸亟歸同饗此樂侯今已遷居浮流僕亦尋
屋一區冀必得之庶幾遂踐舊約之言乎因
作二詩以廣子美之意庚戌六月廿八日

午鳩呼夢覺徐徐細讀牀頭種樹書自教兒童事農

圃更尋何處欲歸愚

莫嘆天涯流落身只今同是耦耕人
江村無物相迎送一味柴門月色新

次韻團練君侯新居二詩

江村結屋老垂垂詩乞橙栽手自移
他日南樓看鷗集莫忘烟雨狎鷗時
一錢未辦買雲山突兀何時屋萬間
歲晚投簪來卜築柴門分占碧孱顏

題蛟彎小庵二絕

浮塵不到客眉開乞食幽人晚未回
相對西山全體

現逢人莫道只空來

鑿破蒼崖俯碧流
石碕竹筏艤行舟
已邀明月來同宿
下數層瀾寸寸秋

次雪峯二小詩韻

麗日踈烟破小春
雙峯秀色一番新
要銜天上金雞粟
莫問人間白眼人

同參卷襖卧雲根
倒屣相迎月下門
大耳識君遊戲處
不應覓酒向前村

宣和乙巳題野人陳氏之館

長安調鼎黑頭公
一旦覆餗腰領紅
鉶稻羹蔬三萬

日爭如且作多田翁

書永和寺壁

曾中一壑本超然
投跡塵埃只可憐
斗粟累人腰自折
不緣身在督郵前

來解征衣日未斜
小軒泉竹兩清華
道人法力真無礙
解遣龍孫吐浪花

示僧

清溪淨寫碧巔岼
雨後相携石路乾
認取此山嶠絕影
他年何處鉢中看

九日送僧歸龍山

九日相携積翠中勝遊兼有道林同枯顱一任君披
拂寄語龍山落帽風

牛尾狸二首

壓糟玉面天涯見琢雪庖霜照眼明投筯羞顏如甲
厚南山白額正橫行

物生甚美世所忌吹息雪中成禍胎湯帆卵盃頻下
筯江南歸夢打圍來

牡丹花二首

餘芳卷地還春去誰送洛花供眼青沉香亭北真一
夢今見宗支亦典刑

鶴林閣苑兩蕭瑟付與大千沙劫灰尺五城南花濺
淚詩成看鏡覺摧頹

種竹報恩院示僧二首

兩翁來往亦風流還擁紅爐說舊遊夜半南枝三轉
鵲相看更覺此生浮
遠屋風篁夢寐清住山活計幾時成雲根試手聊親
斲安否他年數寄聲

洗兒二首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踈有子漆丁助征
戍肯令辛苦更冠儒

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歌好笑掀鬚厭兵已識天公
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五言小詩三首

一雨綠南浦波明柳蔭門遙知湔裾處為我一攀翻

又

散策橋南路春容最好時夢回花滿眼猶恐是辛夷

又

牛歸坡草煖船繫岸花零白墮尊同卧黃昏月照醒

梅花三首

怕見繁枝不忍攀風色綠浪雪爛斑多情一醉年年

事須及踈英的樂間

江梅凌厲千花上一笑春風我有詩白鶴老仙三疊
曲何人得法是橫枝

孤山居士玉梅句醉客強呼桃杏詩刻畫無益免西
子法當試我古藤枝

芍藥二首

露壓珍叢粉自勻日歌薦萼態殊真未成跨鶴腰金
去先醉揚州十里春
已分春光冉冉過竒葩好在奈愁何誰令玉頰紅成
點如意痕深琥珀多

春日二首

一雷驚起籜龍兒，
鱗鱗滿山入未知。
急喚蒼頭斲烟雨，
明朝吹作碧參差。
夢和殘月兩朦朧，
饒舌幽禽苦喚儂。
若說五更春睡好，
絕勝騎馬火城中。

夏夜夢中作

萬頃銀河太極舟，
卧吹橫笛漾中流。
瓊樓玉宇生寒骨，
不信人間有喘牛。

雜小詩八首

身將雙影背閩山，
伴我江南去又還。
欲寄道人簷下

宿此身都未以雲閑

俗學回頭笑畫脂我今羞悔子何疑恐輸靈運先成佛莫學湯休苦覓詩

松風十里客襟涼路入江南選佛場欲問道人三世事樓鐘重聽未應忘

江南風物畧知津便覺詩成筆有神不向九江看五老故應猶未是詩人

紛紛襍襪久相忘只憶僧齋晝夢長珍重道人留客語君家無此北窻涼

門外山光萬里濃且將寥落共清風箇中自有濠梁

意不用磨刀斫眼紅

道人鋤斧得從誰無復當年隻影隨
笑我不求千戶郡坐知成佛更難期

避世山中祇樹亭綠陰遠舍忽青青
拋書自笑爬沙手要挽天河洗甲兵

立春日雷

陌上冬乾泣老農天留甘雨付春工
阿香急試雷霆手莫放人間有卧龍

次韻江謝送花倡酬三首

幽樹團團謝傅家凌寒方澤共驚嗟
要知折寄殷勤

意鷓鴣那能病物華

娟娟花竹淨名家閱世夸毗浪怨嗟願挈衆生辭熱

惱知君久學妙蓮華

乘桴何計去浮家學舞空餘短袖嗟自笑繽紛蘭佩
老欲將心迹問重華

寄吳大卿二首

謝公擁鼻憂不免笑閔乞燔東郭顏問訊袖中醫國
手不應長與一筇閑

江村小築興不淺奈有靈山香火緣經世心知焦穀
頽歸耕猶恐度公前

吳山道中三首

滿拂春光一番雨，鬧花如海麥搖波。
靜觀物化知如幻，奈此撩人風物何。

春工試手雨初晴，遙見萋萋曲埭青。
間道東陂新漲好，來將衰髮照星星。

仙人不奈笑憑愚，來讀萬籤東老書。
勸作南窓傍脩竹，時來借榻卧虛除。

三峯康道人墨梅三首

一枝春曉破霜烟，影寫清陂最可憐。
衲被犯寒歸吮墨也知無地着朱鈿。

冰盤青子渴爭嘗怪有橫枝着意芳等是豪端幻三
昧更煩覓句為摹香

細囊墨本入宣和林下霜晨手自呵不學霜臺要全

樹動人春色一枝多康畫嘗投進又為朱
勳畫全樹帳極精

溪上

攀緣雲水試青鞋待得輕陰漠漠開興在海山孤絕

處溪邊更復幾回來辛亥歲避寇寓長溪龜靈寺壬
子春聞建寇未平將携家之福

州度雞嶼洋寓
桐江因有此句

送輝雲際二首

三日雨行來欵關篝燈相語雪靈山低回俗裏未能

免只有對君非強顏
認取芝峯鉢中影要君歸去首重回相思手折寄千里
想有南枝迎臘開

九日

點點吳霜入鬢毛長安落葉又秋高
世間俯仰終難強歸與兒曹且漱醪

夜坐

九秋風露浩難平伍子祠南鶴唳清
坐聽兒曹談往事世間更覺恣忘情

蓼花

長年心事只悠悠
衰髮難禁歲月流
紅蓼垂垂烟雨裏
不應搖落始知秋

桃花

核裏黃泥灑石崖
今年繁蕊便爭開
遊人要識春多處
但覓紅雲逐水來

漁父用兒甥韻

綠蓑青箬一身輕
卧看行雲舟自橫
米賤魚肥美無度
不知東海正掀鯨

送山老住三峯寺

未辦同穿犖确行
西風揮手最關情
只應勃率喧卑

裏認得峯頭嘯月聲

鉢中忽見三峯影便覺市塵塵浣人寄語階前石池
水老夫衰髮已盈巾

戲代作送往郎

同攀梅蕊便分携面鴈峯前試綵衣學就浯溪崖上
字鴈回莫遣信音稀

寄范伯達

名籍丹丘號散人何時香火共朝真只應經世平生
意未合歸愚便問津

試筆

老來詩思如焦穀自愧霜毫來故鄉乞與楊家棗心
樣要將掣管試諸郎

篁竹筍

梅雨冥冥稻已齊連雲篁竹暗蠻谿短萌解箨登雕
俎錯落黃金駸裊蹄

冬日桃李華

北風日日卷塵沙桃李凌寒強自葩莫作春光流轉
想要知枯枿是狂華

題范才元湘江喚舟圖用李居仁韻

天涯投老鬢驚秋夢想長江碧玉流忽對畫圖指病

眼失聲便欲喚歸舟

題趙守中江行初雪圖

江闊雲垂滿袖風急須下馬一尊同正應無奈催詩
雪句在渠儂擁鼻中

常齋集卷之六

常齋集卷之七



新安朱松喬年

奏議

上 皇帝疏一首

臣愚不肖蒙恩備數館閣退無職事可以効區區思慮之勞進不得預於外廷論議之末退循尸素俯仰跼蹐竊聞神宗皇帝嘗語直史館蘇軾凡在館閣皆當為國家深思天下所以安危治亂之故竊惟熙寧之初朝廷清明海內無事而神祖憂勤戒懼深詔承學之臣垂精延訪總攬群策孜孜如此伏况

陸下踐艱難之運讐敵僭竊之患日至於邊鄙臣於
此時待罪中秘書不自薄陋效其涓埃亦臣所以事
陛下惓惓之義不能自已幸陛下裁赦日者邊臣失
律偏裨劫其士卒以畔此誠邊鄙之大釁讐敵僭竊
之人日夜禱祠以求而不可得者弓勁馬肥必且帥
我蠱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理勢之必然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為國計者方當上下相與罄竭思慮厚集兵
力彌縫其闕庶幾可以遏其奔衝徼極觀釁制虜之
命今乃竊聞執事之臣私憂過計懼扈從之單寡盡
攝盱眙合肥之戍聚之國都夫宗廟至重今行在空

虛誰何之衛有所不備誠執事者所宜深憂而亟圖之臣輒論撤戍之不可者三而卒効其愚以獻惟陛下裁擇其中自古國於東南者必西據襄沔東倚淮泗以為扞蔽吳魏之際孫權屢悉其國兵身自將之以攻魏之新城後世或以謂權雖國於東南未嘗一日忘求逞於中原臣有以知其不然者曹操於此時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權豈不知操之未可與爭鋒而吞噬之意哆然而不少衰者蓋我有淮肥之障然後東南可以安居而無事是以陳氏南唐之末世淮壩盡失而後國隨之昔人必爭之地今皆

幸為我有若繕城隍聚禾粟選將總兵以戍之雖敵人悉其腥羶自送以來亦不能取而無故捐之以資寇他日雖欲復取其可得乎此不可之一也兩軍相持尺寸之地必爭故曰畫地而守之先退者敗劉項相抗於成臯漢兵時有顛沛然高祖終不肯左次而少却蓋我為敵所乘將求措足之地而不可得故官渡之役袁紹之支軍既覆狼狽北走是以曹公能不數年而取其國今兩城之戍既徹以南雖曰量留士馬然兵力輕微不足以捍敵若虜帥長驅以來量分偏師綴之城下馬馳卒奔不信宿而至江北衆心一

搖雖有甲士十萬尚安所施建康無城守之備四方
勤王之師未至必不坐而受圍未知車駕將安所稅
此不可之二也淮南累年以來設置官吏使之翦除
荆棘建立官府以招徠安集流冗之民今流民歸業
與四方之來自占而受田者在所有之亦唯恃有王
師屯營之衛是以肯盡力穡事而獲享其土利養生
送死之餘亦足以供有司之賦役此上下相資公私
同利古今不易之道也今聞朝廷歛兵自守將無所
恃以為安若非撤屋屠牛捐棄生業南走以求生則
少壯相率渡淮而北 陛下之有司他日雖欲喻以

恩意使復其舊其誰肯信之蜀先主曰濟大事必以
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今歛兵自衛捐地不
守與棄民何異臣實為陛下重惜此舉此不可之
三也此三不可者願陛下少留聖思明詔大臣早
思所以區處之宜天下幸甚臣謂肥泗之疆不可撤
備者非謂京師不必宿衛也盱眙合肥各屯以精甲
三萬亦可以固吾圉矣吳錫見守廬州又益以揚沂
中之衆合肥兵力亦不輕矣今既召張俊扈蹕但料
擇精壯三萬選將使守盱眙其餘使俊悉將以來建
康外則邊鄙無釁關健牢密內則宿衛精強聲望隆

赫今冬正使虜偽相挺必可以無事何則我有二戌
之重使犬羊之衆傾國送死以來其敢輕越吾重兵
以深入為寇乎若其冒昧衝突前有長江之阻二戌
之兵更出抄其饜伺便擊之可使疋馬不得返若不
敢輕進頓兵堅城之下野無所掠餉道艱阻久將墊
隘不能自拔吾有精甲在內而又外據長江之險觀
敵釁而徼其利謀國之策可以萬全詩曰雖有絲麻
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焦萃惟 陛下留神裁幸
昧死再拜

論時事劄子

臣聞人主以一身託於四方之上而百辟卿士為之奔走率職而無敢後者豈非恃君臣之大義有以防範固結於其間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苟無以防範固結於其間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斯民之生死社稷之安危實於是乎在古先哲王旣以建德敦化尊尚名節以勵風俗明人倫必先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

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
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是以神器尊嚴基祚
強固由此道也仰惟陛下憂勞側席率勵衆志以
圖中興其事未易以悉數若夫士溺於俗學而君臣
之大義不明於天下學士大夫缺於忘身徇國之節
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東漢自建武永平
之治崇獎德義知所後先一時風俗以名節相高雖
以曹操之姦雄窺覷漢室終身有所畏忌而不敢肆
然則忘身徇國之士又曷可少哉區區管見竊謂
陛下宜深考建武永平所以善俗獎士之方明示

好惡於百辟卿士中博求魁磊骨鯁有沈正不回之
操者布之內外非獨以收尊主庇民之功亦足以風
示四方興起廉隅東漢之盛何以加此取進止

二

臣聞人主操慶賞刑威之柄以御天下之智力如運
諸掌蓋所以處之者必切中於理然後有以深服其
心是以無為而不成善乎裴度之言曰今淮西盪定
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宣武輿疾討賊豈朝拜之
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儻使人
懷耿耿不滿之意以非上之所建立則雖事之至易

而無難者亦何由而成仰惟 陛下總攬群策圖濟
艱難于茲八年謂宜求所以深服天下者莫若垂精
延訪盡臣下之謀夫大昕之朝裁決萬機侍立逡巡
之間雖有嘉謀至計未必皆能罄竭以自効於上唐
制天子閒見大臣輒開延英坐論從容數移晷刻
仁宗皇帝慶曆中召大臣於天章閣賜坐給札使條
具其所欲施行者是以人人得竭其所懷而反復議
論之間足以周知情實曲中事機以至識慮之淺深
亦足以察知其才智之所極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
舉而便文自營竅言無實者不得容於其間百弊悉

除天下久安由此故也竊謂今日宜修舉延英慶曆
故事時以閒燕博延群臣必皆削去瑣細無補闊疎
難行之言而求所以安危治亂之故卓然可施於實
用者摠攬參訂次第施行政令之出上不厭服莫敢
腹非而竊議雖強大驚桀不可指麾者皆將屏息退
聽俟志趨事之不暇而無敢旅拒天下之事將無足
為者取進止

三

臣聞天下之治亂非有常也方海內無事上恬下熙
而人主無惻怛求治之意則必因循苟簡而溺入於

亂傾側擾攘之日君臣相與側身焦思率勵衆志勤勞庶慎天下亦未嘗不治臣竊觀陛下以聰明睿智大有為之資踐艱難之運累年於此汰斥冗瑣而興其俊良與圖恢復戡定之勲以大庇元元於無窮宜其功化宣昭讐敵歛衽顧內則不能無以生民窮困為憂外則不能無虞於僭竊意者陛下殆當抗聖志於高明而汲汲講求宗廟社稷所以經遠持久之計使海內乂安而車攻復古之詩作不足以為難也臣嘗謂自昔中興之君漢光武可以為法而晉元帝唐肅宗可以為戒元帝東渡以羈旅為國日不暇

給而賞刑失中強臣跋扈晉室終以不振肅宗雖復
兩都急於罷兵不遑遠慮終唐之世不能取河北蓋
皆志趣卑近苟且徼幸一時之功趣過目前而不及
於經遠持久之謀是以功烈止於如此光武旣清大
慙四方僭亂以次削平方講藝論道於戎馬之間選
建德誼之士序之群臣之右非特紀綱維持足以垂
裕來世風俗之美庶幾三代之盛臣不勝區區願効
涓埃之誠竊謂 陛下聖志先定而垂精詢訪以輔
睿聖日躋之學申明紀律以張皇國威敦獎節義以
厚美風俗以民心為基本則務安靜而勿搖以忠良

為腹心則使竭節而勿貳臣有以知讐敵僭竊之不足以為憂而保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以追配漢建武中興之盛將必由此臣忘其踈賤冒進狂瞽惟陛下裁赦而擇其中取進止

四

臣聞善謀天下者必先立天下之大勢大勢既定雖疆場之虞一日百變而不足以為憂苟惟不然雖廢政毛舉萬目畢張而無補於得失之數漢有南北軍及期門羽林諸校之兵悉聚京師而騎士材官散處郡國緩急出羽檄以召之所以處天下輕重之勢其

審如此竊觀今日王師之在行在者東憑淮泗中控
襄沔西保隴蜀屯列要害聲援相及 陛下六飛憑
江指授諸將天威所加士氣百倍天下形勢之所在
旣畧定矣臣聞周廬缺屯衛之師則扈從單寡非所
以嚴宗廟帥府乏士馬之饒則聲勢微弱不足以衛
王室竊謂 陛下宜少垂聖思明詔大臣倣西漢之
徵意按顯德之故事蒐東四方材力健武之士以補
宿衛之缺爪牙設張而宗廟尊嚴亦足以潛銷四方
之變遴選智畧威望之臣以帥諸路使之蒐閱文武
汰簡將士進可以扞蔽京師敵王所懷退可以生制

匹夫號譁之亂然則宗社之安雖太山而四維之不足以為喻惟 陛下留神赦其狂瞽取進止

五

臣竊惟 陛下纂御于茲累年側身修行如周宣王推誠御物如漢光武斯民脫塗炭鋒鏑之患日夜企竦以望休息四方賢材馳騖而起孰不願効尺寸之長以助 陛下大有為於今日者雖朝廷規為之志未始少衰然事無大小每病於不立而不能悉如聖志之所欲 陛下欲攘夷狄則逆胡驚桀盜據都邑而未有撤警之安欲銷盜賊則江嶺之寇鈔暴累歲

而未有殄滅之期欲足國用則餽餽日滋入不支出
而未有善後之策欲寬民力則耕桑之民終歲勤動
而未有蓋藏之積 陛下憂勤恭儉無一日之懈而
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者臣雖孤賤常不勝憂憤
而深惟其故自昔王者承積弊之末流兼受歷世之
猥紀綱廢壞上下猜阻宜若僂然不可以終日一旦
赫然奮發剛斷輔以賢智收已失之權綱歸之王室
威令既振四方萬里之遠將奔走承序之不暇尚何
病事之不立乎唐憲宗承德順秕政之餘方鎮狃於
姑息小不得志輒相與合從以逆京師提兵四出侵

敗王畧既用杜黃裳裴度之謀誅齊蔡翦夏蜀四方
之諸侯歛手聽命無敢旅拒者周世宗以美偉絕人
之資灼知累世亂亡之所繇將帥偃蹇士卒驕暴翻
覆之變起於談笑既料簡士卒之罷惰者汰斥之選
其精勇以補宿衛戰於上黨斬奔北之將而易以用
命者并淮南下三關王師所向無不如志仰惟

陛下欲伸威夷狄以大庇元元於無窮則莫若以威
令之必振為先務誠能並進忠賢摠攬權綱懲陵夷
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凡朝廷所以
立經陳紀品制云為必務為經遠持久之計期於安

國家利社稷合天下之正義而毋卹匹夫徇私之怨
則雖驚桀之虜將斂衽而退聽然後天下之事惟
陛下之所欲為周宣漢光之烈臣待罪史氏執筆以
俟取進止

六

臣聞將以謀人之國而求有所逞於讐敵自古有天
下國家處於離合之際其謀議之得失今可覆視者
非一人也為待時之說者病其玩日愒歲而至於媮
喜進取之謀者病其行險妄動而及於敗二者不能
相通而常處其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偏受其弊

臣嘗為之說曰莫若自治以觀釁苟吾所以自治者未至也敵雖有可乘之釁而我不可以動我能自治矣敵無釁而妄動幸而勝則疲民以逞而根本搖不幸而敗則債軍於外而社稷危可不慎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子曰及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惟能日夜厲精率勵衆志是以未嘗不待時也而不至於媮范蠡曰強索者不祥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又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

弗及惟其審知彼己必順天道是以未嘗必進取也而不及於敗詩人范蠡之言通為一而無所廢謀人之國而其逞於讐敵其有不得志者乎臣仰惟國家艱難以來虜偽相挺邊不得徹警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偽劉之廢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有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為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機交急亦可謂迫矣謂宜斷自聖志思聖人愛日之義憂勞庶政無須臾之怠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者悉歸之有司輔相大臣相與一心戮力經

營思慮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偷俗撫循凋弊之
民淬礪士大夫而責之以職業凡皆以求吾所以自
治者然後謹察四方之變接隙而起安受其燼以致
天地之殛雖有智者亦不知為敵謀矣以 陛下聖
學之高明固已灼知古今興衰得失之數臣不勝惓
惓効其涓埃惟 陛下裁赦取進止

七

臣竊惟 陛下踐艱難之運自始初政清明以至于
今憂勤恭儉日慎一日而兵革未息亭障多警欲信
威四夷則戎律未舉欲寬卹民力則兵食方急欲澄

省冗官則軍賞猥多是以 陛下雖有大有為之志而至於發政造事以為天下經遠持久之計者皆未遑暇間者天啓戎心畫地數千里悉歸於我雖異時之變未可以預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 陛下間於憂虞而大有為之志將有所伸此萬世一時也然天下之事每以難立為患若嚮一夫獨見之言而畧衆口異同之論則政令之發其效未睹而人皆能出其私智以非上所建立是以上下未及饗其利而害先見雖欲持之以堅忍不變之心其勢有所不能竊謂謀始大銳而憚於博盡異同之見事之難立無足

怪者方漢盛時有大征伐必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
博士議郎雜議人人得效其見聞以研究是非利害
之極致然後天子稱制以決之是以上無愆令事無
遺策衆志厭服而功暴當世謂宜自今 陛下將欲
發政造事既與大臣謀謨於上又使卿士大夫罄竭
思慮畢陳於下然後摠攬群策而裁處其中將舉天
下之事惟 陛下之所欲為庶幾立經遠持久之計
以幸天下取進止

八

臣竊聞多事以來獻言于朝以學校為請者不一然

吳中非定都之所又有調度不足之患天下孰不知
陛下未始忘此顧有所未遑爾臣不勝過計私憂聞
之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
於上小民親於下自頃國家多故士大夫處於成敗
之間大抵皆有自恕苟生之心而關於伏節死難之
義風節陵夷俗化衰替則國從之是以斯民尊君親
上之意亦有所不至而其為亂也輕人倫之不明為
禍蓋亦博矣然則設為庠序育天下之材而摩厲之
以德義崇獎其志行之有耻者以明示好惡使父子
君臣之倫大明於天下亦今日之所不宜後也取進

止

九

唐設武舉而得郭子儀周世宗詔藩鎮擇取材武之士悉送京師縱有負犯不問所從來遂以兵強天下竊惟 陛下方摠攬群策率勵衆志以濟艱難而虜偽相挺師兵在行謂宜開設武舉蒐拔將材須洞曉韜鈴而可責實用長於綏御而士卒樂從出入行陳而志氣不懾者隨材賦任必有可觀又明詔州郡諸軍百姓中有武健驍捷者悉送行在所汰簡練習以補禁衛之缺四方之奇材武力悉聚京師則本疆末

弱可以消匹夫山林之變侍衛雄盛則爪牙備設國
威自振惟 陛下留神裁幸

叅堂劄子

某竊聞周顯德中唐人使劉仁贍守壽春以世宗之
英武窮兵力於城下僅乃克之夫以周師之強畏壽
春之議其後莫敢越淮而南窺者誠地有所必爭也
世宗旣克壽春惡其地險非中原之利徙州於下蔡
今國家駐蹕東南觀釁俟時以圖恢復區區管見仁
贍所守實為要地謂宜增濬城隍戍以重兵擇將使
守之倘壽春卓然有可恃之備則自淮以南務農積

粟蒐閱武備以為北伐之根本恢復之功指日可冀
豈特限逆虜之深入而已哉

上宰相論淮西事

竊聞合肥之兵擁脅主帥棄城郭而野次以勢料之
當出三策先遣聞人通耗偽豫挾其妻子席卷北去
一也敵人猜阻入北不受徘徊山澤以待招撫二也
曠日持久芻糧乏絕橫流四出掠奪四鄙或突據城
邑以爭一旦之命三也竊觀自古南北之時翻城提
兵叛入于敵國者不可勝數惟能以長計制其後故
雖邊鄙震動而不能為根本之患以其觀之使其席

卷而北僭竊之寇能收其桀黠以來蕩搖我邊疆當
簡拔將帥厚集兵力以待之而已將卒老幼無慮數
萬雖徒手張拳猶可慮而況執銳而被堅乎若入北
不受當有悔過而自新者宜遣近臣之忠信長厚通
達大體者往諭恩指示以寬大雖有長惡不悛不能
自反者亦當較計利害以來歸命其尤可憂者或四
出鈔暴突據城邑將外連姦隣以間吾釁則其為患
也持久而未艾然諸將之名位相軋無所稟命士卒
之心反仄未安逆順相半謂宜密諭諸帥厚其禮命
以開其向化多設反間以潰其腹心屯據要害以制

其侵軼堅營清野以絕其資餉然則雖復陸梁旬月之間其勢終亦安能有所至不勝惓惓獻其千慮之一惟廟堂圖之

上趙丞相劄

某紹興四年備數館閣僕射相公初預大政聞諸道路相公論當世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間及無聞之名氏仁人君子方其道德佐人主大有為竊自隱度未有可以補助下風者艱難甫尔亦懼未暇噐人於文字之間是以躊躇躑躅終不敢有獻於左右茲蒙推擇待罪東觀効其編摩以奉令承教於史氏之末

特蒙借之詞色許悉其不腆之文以備觀省方今四海之士抱尺寸之長孰不願為當世之材以自著見其名氏者顧某何人得此於門下可謂榮幸其自兒童知喜文藝年及冠去場屋未嘗一日而捨筆研也流落僻左中原賢士大夫之所不至徒景慕古人而無師友之益落筆纒纒自喜心知去道益遠未始以為是也行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餘論皆聖賢未發之奧始捐舊習祓除其心以從事於致知誠意之學雖未能窺其藩籬然自是所為文視十年前無十之三四甲寅之秋身罹大難荼毒流離自

分必死而又盡室飢寒之憂朝不謀夕事之可以分
其思慮者未易以一言盡也於是視十年之前無十
之一二蓋今箱篋之間偶免於覆瓿者皆少作可愧
無用之詞去夏蒙 朝廷收召寄家建州之浦城乏
賃僕之費僅能襍被以來書史不能携一字而况少
作可愧無用之詞乎相公稍寬旬月之譴已走僕喻
妻帑使掇拾草藁以來當繕寫以塵燕几儻矜其陷
溺於蹇淺篆刻之日久悔而學道未有聞也而收教
之相公樂育人才之意孚於天下豪傑之士將有聞
風而興起者矣

代人劄子

臣聞自昔阻長江之險而國於東南者皆非得已也東漢之衰曹操旣以安輯兗豫日出其兵以征伐四方孫氏捨江介之岩阻將安所據依以爭利於中原也故曹操之兵號為無敵於天下蓋嘗身悉其武銳方洋淮泗之上阻濡須而不得進然吳人未始一日而自安蹈瑕履釁以爭利於新城合肥之間者殆無寧歲彼其一時君臣相與謀其國可謂審矣蓋淮泗者江左之屏蔽也吾方國於東南而外無屏蔽之足恃顧欲畫江以待敵此陳唐之所以不能國也晉建

元以來大抵祖吳氏之餘謀其間得失之數所以安
危存亡者亦可以鑒矣 陛下撫中興之運于茲累
年六飛憑江指授將士方且安集江淮以張恢復之
勢臣於此時誤被選擇奉使淮右竊惟今日立國之
大計必有成筭非踈賤所能知然兩淮累年賊馬蹂
躪之餘城邑單外而保障未立田萊荒蕪而流冗未
還公私力屈而儲峙空虛冀得仰憑威靈少假歲月
使臣得竭其區區以奉承 朝廷之命令庶幾於江
淮屏蔽之固有補萬分之一取進止

常齋集卷之七

對日對國其國國以奉奉元降教之命令教養於

之教海島舉不而新制未立田乘乘其

大情必存如其非親類故猶疑無兩卦祭

獲日必且利若好對對奉好對或羅對今日立國之

平大兼慈云對對餅士古且愛集云對以新對對

與亦古香亦作以對矣則對下對中與之對干對

亦以來大對對兵內之殺慈其間對尖之幾極心安

常齋集卷之八

新安朱松喬年

策

試館職策一道

對天下有常勢非人之所能為也自古恢復大業之君雖其憑藉積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澤之在民者有淺有深然皆徒手掃地無尺寸可挾之資而卒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勢審擇至計而固執之以求合夫當世之變而皆不足以為難也是以姦人矯誣竊弄神器國命移奪大統中微而不足以為難干

戈之釁起於骨肉裔夷投隙蕩搖中夏而不足以為
難五大在邊尾大中乾強藩阻兵提戈內指而不足
以為難此漢晉有唐中興之君所以趣時合變而各
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質確其成功雖未易與創業之
君同條而語亦各因其一時之勢如此而不可誣也
昔之君子蓋嘗有以少康為賢於漢高帝而評創業
中興之難者矣世徒見夫草昧之初四方之姦豪圍
視而起必有挾智勇絕人之資者與之驅馳角逐於
矢石干戈之間崎嶇百戰次第削平而後定于一則
曰此創業之難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澤微矣粹然

有非常之變發於智慮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
弊疏剔荒穢支柱傾搖以求趨於安全順治之地則
曰此中興之難也蓋嘗論之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
難易方經營纂集之初其勢如洪河巨川橫流於中
原突蕩衝擊分裂四出自常人觀之雖欲拱手終日
以求遏其勢之萬一而不可得智者因其勢而利道
之積之於其所當止投之於其所欲趨孰不靡然以
聽吾之所為者曾何難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盜漢
也漢之遺臣屈首屏息以聽命之不暇一時英豪不
勝其憤投袂而起舉恢復之師者曾未及有為而奔

走折北一敗塗地光武與南陽故人因下江之衆屠
尋邑百萬之師於昆陽之下遂夷大憝不失舊物而
漢中興方群胡之亂華也劉元海起晉陽石勒起上
黨苻姚慕容次第爭奮元帝東渡揔其雋又以為耳
目股肱心膂內則王導周顛立經陳紀以安輯邦家
外則賀循顧榮喻德宣譽以鎮服同異卒以襟憑江
漢垂裕來世而晉中興天寶幽陵之變河南北淪沒
二京不守肅宗起靈武以羽檄召勤王之師李光弼
郭子儀以朔方之兵徇三河以收趙魏張巡許遠合
豪傑之力嬰睢陽以蔽江淮卒以芟夷安史汛掃九

廟而唐中興是三君者雖功烈之崇卑不同其本末
始終可考如此是宜明問以謂所遇之時所因之勢
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槩論也迹夫生民以來天下之
變備矣積功累仁享國長久莫如周而宣王號中興
本末終始見於詩之二雅然核左氏之語則南國有
敗績之師驗范曄之論則克戎淹歷歲之久蓋雖未
能純於文武之序而豈後世遭變之君所能及哉誦
雲漢之詩其辭憂迫勤懇則有以見其側身修行惻
然有應天感民之實百姓所以愛戴歸往而不忍忘
也誦南征北伐之詩其詞切直而奮厲則有以見其

將卒協心卒乘輯睦此蠻荆獫狁所以莫敢不震動
疊息而華夏乂安也誦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章則
有以見在人主之左右者咸懷忠良以善王心而無
沮撓事機妨功害能之行也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之章則有以見謀謨帷幄之臣莫不相與協和精白
以圖事功而無權利相軋冒疾讒慝之行也以至民
不安其居大夫為之還定安集劬勞于野而不怨則
見於詩之鴻鴈君臣相與愛日待旦以樂事勸功而
無玩歲愒日之意則見於詩之庭燎此其所以承厲
王之烈而文武之業未墜於地赫然中興播於詠歌

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誣蓋如此也若夫擇其善而懲其違察其始以要其終蓋有不純於文武之序者後之君子將酌古以施今不可以不論也是以不知以佚道使民而使瓜牙之士不得養其父母而有轉予于恤之歎有如祈父之所刺不知建德以保民病其離散料于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譏以至怠于千畝之籍不知務農以敦本而撓敗及之然則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終無怪乎如左氏范曄之所記歷觀古者中興之君臣將以大有為也必相與憂勤惕厲戮力一心撫事機之會日計其進而歲計其成

將欲圖是功也則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隨之未有

天然無事而聽其自為者也譬如築室自始基以至

於成譬如稼穡台耕以至於穫理之必至不愆于

素築室而草創則必有震風凌雨之憂耕稼而鹵莽

則必有凶年飢歲之患如周宣王其合於先王之道

也足以致中興其不純於文武之序也亦足以致克

戎之不易後之承前緒而當危亂之後者可以不鑒

哉恭惟 國家祖功宗德涵育區夏僅二百年方將

系隆復振於夷狄侵陵之餘收遺民於鋒鏑煨燼之

中與之竭力以圖恢復明問乃謂欲因今之勢而圖

回之何劇何易孰後孰先搜拔賢能之方設施政事
之統必有卓至之論悉之究之以備采擇嘗謂自古
天下國家興亡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
土地之開蹙不與焉一曰順民心二曰任賢才三曰
正綱紀非以國勢兵力土地之三者為無與於興亡
之數蓋非興亡之所繫故也衛之孱微而季子知其
後亡楚之敗亡而逢滑知其必復則國勢之強弱非
所論也吳克齊師而子胥有天祿亟至之憂越棲會
稽而范蠡決定傾與人之計則兵力盛衰非所論也
天寶之功拓地至廣而無救潼關之敗奉天之守無

地寄足而終摧長安之寇則土地之開蹙非所論也然則天下國家興亡之至計蓋有在矣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之心乎自古興王所籍以為立國之基本而無敢輕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志鑒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踐其轍以至發政揆事制令出法必皆求合於所謂至愚而神者是以可以使之蹈白刃赴湯火而不可與為亂夫誰與之敵所謂順民心者此也天下未嘗無賢才也失所以任之之道則漢唐之季舉天下之賢才而錮廢翦棄

之王室亦衰得所以任之之道則百里之國而強鄰
暴國莫敢肆不義於其君是以兼聽博采而務其並
進委任責實而要其成功然後舉天下之事唯吾之
所欲為無不如意所謂任賢才者此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等級相承以建邦家蓋有綱紀以維持聯屬於
其間是以長久而不亂若夫風憲之威振而朝廷清
明邪枉之門塞而朋黨銷伏嚴刺舉之責使姦凶者
不得以病民申紀律之威使驕惰者不得以冗食夫
何患天下之不治寇讐之不滅哉所謂正綱紀者此
也歷考前世興復之君謀國膺變之方雖不可毛舉

其要不出於此三者是以我有卓然可恃之備然後
察其四方之變徐起而應之扶衰而錯之盛補壞而
復於全其必由此矣傳曰君子愛日語有之時難得
而易失惟上之人實圖之謹對

策問八首

天下未嘗無非常之變也然有國有家者或因變以
成功豈非在其君臣相得之際哉小白遭無知之變
而管仲相齊以霸諸侯勾踐脫會稽之難而范蠡佐
越以滅吳昭王承之噲之亂而樂毅佐燕以報齊是

皆傾擾困蹙之餘自他人觀之疑若僂然不可以終日而三君子之為其君謀也僅若寓物鄰家而明日取之無不如志觀其謀國應變之方雖不可以毛舉然莫不有一定之計君臣相與固守而力行之蓋夷吾之霸齊是制國寓軍之法而已蠡之圖吳是驕敵以待變而已穀之報齊是求諸侯之援而已夫謀其國與謀人之國苟無屹然不變之計而依違僂仰以僂倖於倉卒之間亦見其踈也國家承平垂二百年比緣姦人擅朝腐夫弄兵馴致戎夷內侮之禍寔有宋臣子萬世必報之讐恭惟 聖天子憂勞側席日

延外廷之議其深謀至慮不得而知也敢問諸君亦
有一定之計當固守力行而不變如古人之為其君
謀者乎夫考古以施今非謂其已陳之迹意其圖回
內外本末緩急之序當有可言者有司願與聞焉

二

天下有大戒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父子主恩君臣
主義如人呼吸食息於元氣之中不可以須臾離也
自古志士仁人非苟自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
已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
其天下國家斯人之禍可勝言邪靖康之變殉利賣

國交臂以事賊者非失職不逞之流皆朝坐燕與謀
帷幄而柄廟堂者也今君臣方相與經營以圖中興
之業其槩未易以一言盡乃若學士大夫闕於伏節
死難之義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敢問何
施而可以救此唐至德復兩京群臣汙偽者三司條
罪差為六等重者誅死識者不以為過而或謂長賊
姦堅逆節以為用法太深之咎是非之說安在請試
言之

三

李晟之軍于渭橋也韓滉鎮浙西漕米萬斛往餽之

歲師實賴以成大功當是時天子在興元兩河之間
逆藩悍將往往與賊相首尾舟行所經數千里莫敢
睥睨僅若從枕席上過而無翕合之失其規畫調護
之方豈無有可考者邪屬者陝西五路之兵數以捷
告復遣上相之重開幕府以經畧淮肥天其或者祚
宋以中興之業行當撫定三河克復舊都王師百萬
必仰東南之饋如滉之規為有可考者亦子大夫所
宜素講也

四

古者兵出而在行則有前茅慮無之警整而就列則

有隅落鉤連之固止而在壘則有候遮扞衛之嚴要
以使敵人莫能得吾間然後三軍不可敗而將軍安
故兵法曰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今夫自漢以來
號知兵後世祖述其說以為不可及者莫若韓信曹
操信方堅壁修武漢王脫成臯之圍自稱使者晨馳
入信壁而奪之軍既滅楚陔下則又襲奪其軍於定
陶操方圍鄴袁尚使李孚入鄴城出入歷重圍而操
之軍中不知也蓋嘗疑其方連百萬之衆謂宜候望
精明樞機周密無可乘之隙而乃使人歷其几席之
側而莫之寤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以異有如肘腋

之間姦人伏刃竊發則將何以待之不知後世猶以
為深於兵法者其故何也無乃雖有是事而不害為
知兵歟諸君宜極論其所以然者

五

自古君子必為執御之學而國馬之富足以為駢服
之備是以戰未有用車者固有易之以徒而徼勝
一時者矣而非其正也後世遂易之以騎其以騎易
車者亦有知其所始者乎左氏雖喜言陳法其載一
時卒乘偏兩之制備矣而未始及騎然太公告武王
十勝九敗之詳其說在六韜之戰騎武王之時有其

法而絕不見於春秋之世此又何說哉或曰六韜非周書也戰國知兵之士祖其餘論而推廣之設為問對以極兵家之變今觀其書知畧橫出雜以竒詭有譔譔然憂天下之諸侯合而軋已之意聖人之心其必不然矣然遂斷然以為戰國之書則又何以質之故因以推原騎戰之始與夫絕不見用於春秋之世及六韜之可疑者而訪之二三子

六

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方日不暇給必為經遠持久之計是以雖目前之功不可見而常享歲計之効

漢光武講議論道於投戈息馬之間晉中宗建武之
元披荆棘以立朝廷亟立太學使貴遊之胄隸業焉
菁菁者莪之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
矣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所以明人倫也方時多事
四方賢智固已馳驚而四起然後來之英未有陶冶
成就之方以為異日之儲將何以善後君臣之大倫
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不以苟生為耻而闕於伏節死
難之義則有大物者誰與共保其天下國家然則育
人材以廣多士之儲明人倫以起義烈之風學校其
可緩邪國家駐蹕東南以圖興復而於崇立庠序獨

未遑暇今欲建官定員延四海之孝秀而摩厲之以
德義其亦可乎或曰方戎夏交梓邊不得撤警箕斂
以供軍猶懼不贍而何暇及此是以願與諸君評之

七

書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夫君民之相求非相
為賜也斯民釋其厭惡而求其所依歸審固其心力
以聽上之政令而不敢辭者以上之人能為之去
其穢而為主也王者亦恃斯民歸我之心以為立
國之基是以社稷久長而國家安此三代之所同也
戰國之世棄德音而不務衛鞅之佐秦顧獨美田廬

而久復除以傾三晉之民劫之以勢徇之以利要以
使之非耕戰則無以要利於其上生齒日衆而國富
強故能四世有勝以一天下雖非王者之盛節蓋未
有不以民為本者 上方志恢中原而天邑有盜據
之虜日稔其惡凡今自拔左衽之中携持而來歸者
皆祖宗積世涵育之遺黎裔胄也吾所以勞來安集
之豈徒鎮撫其惓惓之意而已攘夷狄而復境土將
必基於此今欲搜其雋良黜其鬼瑣收恤其鰥寡介
特之無告者使之安其居樂其業而無羈旅流落之
歎此亦學者之所宜素講也敢問何施而可以臻此

戰國之世齊愍以技擊疆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荀卿曰此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雖秦之銳士不足以當威文之節制嗟夫有國家者雖未能去兵而無古人節制之法糜爛其民以爭社稷一旦之命是豈仁人之用心也哉諸葛亮以區區新造之蜀歲出其師以窺魏之關中軍出之日天下震動而國人不憂論者以謂雖威文節制之師無以過夫以魏兵之強未能加秦之銳士而亮終不能少騁以得其志此又何說哉唐旣一天下異時控

弦之雄憑陵邊疆患苦中國者偏師深入亟斂手而
就禽兵威之所加鞭笞百蠻莫不如意中世盜起幽
陵兩河橫潰蓋有屹然提孤軍以當乘勢焱疾之鋒
無敢犯躡其師徒者比斂兵而據險賊雖垂涎以睨
京師逡巡而不敢進一時之將蓋庶幾有得於古人
節制之意皆有遺法著在方冊諸君其推明荀氏立
言之指攷此數公部分教勒之法有合於古人而條
析其勝負得失之所以然者為有司索言之